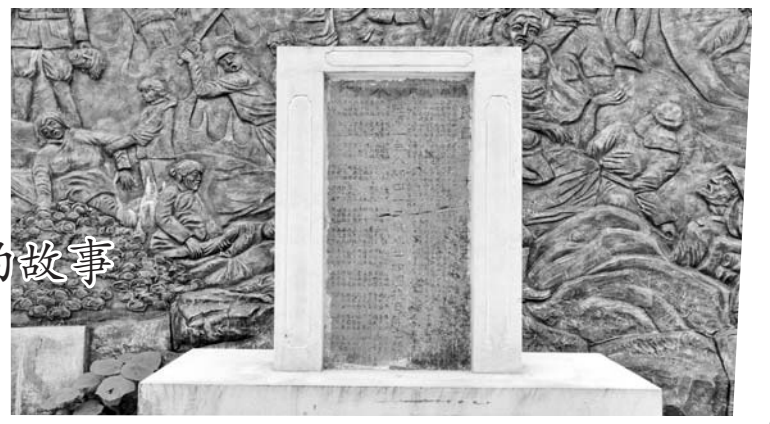
寻碑记

——鹿吐石铺大捷纪念园背后的故事

饶先凤



在霍山县落儿岭镇古桥畈村，紧邻国道346线，有一个巍峨雄伟的建筑设施，这里是霍山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鹿吐石铺大捷纪念园。这个纪念园的背后有着一段国共合作、军民合作、团结御敌、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1938年9月4日，日军侵犯到了霍山县，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9月25日至27日，南浦湘吉率领日军一千五百余人由县城西犯，妄图经由我县穿越大别山参加武汉会战。在落儿岭镇鹿吐石铺地区，守军国民党171师、138师等与日寇遭遇激战。此次战役我方大获全胜，共歼日军1370人，生俘敌军数十人。鹿吐石铺大捷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境内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不仅保住了霍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企图打通由霍山进入湖北到达武汉的这条战略通道的阴谋和梦想。

时光荏苒。亲眼目睹这一历史事件的老人们大多已经去世，仅有王有昆等几个老人在世。为了将这一历史事件永久流传，更好地教育下一代，王有昆老先生等几人发起了寻找历史文物“鹿吐石铺大捷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倡议。

当年，我抗日军民阵亡400多人，被集中埋葬在诸佛庵镇深山（史称小万人墓），并立有墓碑。循着这条线索，2007年10月9日，寻碑人在诸佛庵镇深山茶厂附近一小河上发现了此碑。据村民介绍，石碑是在文革中被推倒，下部断了一截，后被作为小石桥使用。

寻碑人仿制了一块石碑竖在墓前，将原碑带回，临时存放在鹿吐石铺小学。此间，鹿吐石铺广大村民积极捐资支持寻碑活动。后在落儿岭镇党委、政府、县党史办、县统战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2014年8月，在落儿岭镇白云庵村余家湾广场上方建成了“鹿吐石铺大捷”浮雕墙。

2016年秋，鹿吐石铺大捷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余家湾广场浮雕墙前竖立。

2018年10月，鹿吐石铺大捷纪念园建成。该园按照“一轴、一环”框架，围绕“一碑、一塘、一亭、三场”布局设计建造，其中一碑是指主题雕塑鹿吐石铺大捷纪念碑，碑身高19.38米，象征着鹿吐石铺大捷发生在1938年；入口台阶138级，都是为了纪念鹿吐石铺大捷是1938年发生的；一亭为英烈亭。

青山肃立，绿水长歌。历史一直都记得。

在霍山县档案馆内保存着一本珍贵的文献资料，是1938年时任霍山县县长莫仲凡写的《鹿吐石铺歼敌记》，这本文献资料不仅反映了霍山当时的抗日形势，还还原了此次战役真实情况。

落儿岭镇中心校何云川老师于鹿吐石铺大捷纪念园建成之际，作成《鹿吐石铺大捷赋》。“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威猛，斯地后勤支援有条不紊，战绩辉煌，史载莫忘”。“英雄长眠斯地，耿耿浩气永存。华夏功勋，告慰英灵，激浊扬清，启迪后人”。

肖选进：磨盘山上擒敌首

肖选进，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勤务员、警卫员、通讯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参加了棋盘岭、磨盘山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涟水、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莱阳、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师长、师长、军司令部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肖选进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肖选进将军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有资料显示：肖选进曾任第24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第28军军长。1972年5月—1985年6月，肖选进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磨盘山位于安徽省巢县境内，北濒巢湖，东为井头山，是我巢（县）无（为）根据地的重要屏障，是通往无为县的重要门户。磨盘山反击战是新四军第七师在抗击桂顽第二次对我巢无根据地进攻过程中，由巢大（原二师六旅十六团）一营对敌进行的一次反击战斗。

1943年10月20日晨，国民党桂系军阀515团、528团、第八游击纵队等部共约4个团的兵力，自黄姑闸、盛家桥等地出发，分三路向我巢无根据地发起了第二次猖狂进攻，企图破坏我解放区、消耗我有生力量。

敌担任左翼攻击的主力是桂顽第八游击纵队的第二支队（相当于团，在其编制内有三个大队），他们依仗着兵力足、装备好，气势汹汹地向我磨盘山扑来。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解放区，上级首长决定对敌实行坚决反击。

磨盘山呈南北走向，共由四个山包组成，我方自南至北依次将四个山包编成1、2、3、4号阵地。在当地的人民群众大力协助下，阵地上构筑了比较系统的防御工事。

为了消耗、阻击敌人，为巢大反击创造条件，上级事先把地方部队白湖团配在1、2、3、4号阵地上。22日，敌二支队以猛烈的炮火向我磨盘山发起连续18次攻击。由于敌人来势凶猛，加之我白湖团装备受限，1、2号阵地及3、4号阵地两侧小高地被敌人占领。为了挽回局势，收复失地，当日14时许，我巢大二营奉命开进磨盘山协助白湖团战斗。经过英勇反击，收复了3、4号阵地西侧小高地，并歼敌一部分。师首长鉴于敌二支队在磨盘山的形势及各路敌军在我坚决打击下，未获得进展，士气低落的状况，即令巢大一营向磨盘山方向之敌实施出击，在（对敌）予以歼灭性的打击后，适时转移兵力，围歼其另一路，彻底粉碎进攻之敌。

肖选进任副营长的一营受领任务后，广大干部战士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营党委及时召开了会议，决定利用黄昏和敌疲劳之际，突然发起反击。命令2连向2号阵地之敌实施攻击，将敌歼灭；将敌打乱后，一部直插黄泥山井，断敌退路，然后协同1、3连围歼敌人；3连向东南1号阵地之敌攻击，突破后，与2连密切协同，迅速围歼敌人，1连为营的预备队，在3连侧后跟进，视情加入战斗。

协同一营作战的二营和白湖团二营，在一营反击的同时，向3、4号阵地附近以积极动作予以配合。

各分队接收任务后，当即进行了战斗动员和行动准备，于17时许，自笑泉口附近集结地域全部机动到井头山待击地域，只等上级令下，立即出动。与此同时，当地的人民群众还组成了担架队、输送队等跟随一营加入战斗。

18时许，一营自井头山待击阵地开始接敌，沿途由于视度不良，敌警戒不严，未察觉我方行动，各分队迅速隐蔽地占领了磨盘山东侧冲击出发阵地。

19时许，副营长肖选进为查明当面敌情，带领一名通讯员前去侦察。途中因天黑，视线不清，当肖选进同志前去约300米时，突遭敌人盘问，肖环顾四周，见都是正在吃饭的敌人，知道无法脱身，便机智地回答：“我是528团一营营长（敌主力）带部队来支援你们战斗的。”当时由于战争，部队比较艰苦，肖选进同志穿的是从敌方缴来的军官服装，加之528团大都是湖北和广西人，肖又是一口湖北腔，因此，在肖说明身份后，敌支队长郑其昌闻讯亲自出迎，而且很快消除了疑虑。随即带了两名士兵和肖选进一起向东看地形。离敌部队约300米，进入我冲击阵地附近时，肖选进突然夺了郑的手枪，迫其投降。接着大声命令隐蔽在附近待击的2连向前冲击。2连干战在听到命令后，如猛虎扑羊，一口气冲到敌人的跟前，正在吃饭的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支队部及一大队就被我猛烈的攻击击毙一部，200余名敌人被迫投降。余敌成了没头苍蝇，混乱向后逃跑。2连除留一部兵力管押俘虏，主力立即向黄泥山井方向展开追击。

在2连打响的同时，3连也向1号阵地之敌发动了攻击。由于敌迅速展开了火力，3连数次攻击均未奏效。鉴于此，营首长即令1连从3连侧后加人战斗。守敌在1、3连协同一致的攻击下，迅速瓦解，挣扎逃命。1、3连和2连在兄弟部队和地方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立即展开围歼。战斗至22时许胜利结束，计歼敌600人，其中俘敌400余人，击毙1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红军时期唯一的受降仪式

张 平

1932年3月22日到5月8日，在苏家埠这座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商业古镇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彪炳史册的著名战役——苏家埠战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共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2个团长及官兵18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6000多支，机枪250挺，各种炮44门，电台5部，并击落敌飞机一架，成功击退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取得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来贺电。这是红军以少胜多、围点打援的著名战例，也是红军史上牺牲较少、歼敌最多、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被国防大学、美国西点军校等多个军事院校编入教材。

1932年5月初，国民党军合肥援敌在六安城南陡拔河被歼后，苏家埠、韩摆渡两地守敌知其解围无望，军心更加动摇，情绪更加沮丧，围城红军随即开展更强大的政治攻势，并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促其投降。苏家埠守敌鉴于外援被歼，弹尽粮绝，挣扎无望，5月8日下午2时，派出一个团长到红十师师部请求投降，红十师师长王宏坤代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表示同意接受敌人的投降，并宣布投降条件：1.不准破坏一切武器弹药；2.把枪支捆绑好，按部队序列依次交出；3.军官全部集合，交枪事宜由各连特务长办理；4.部队按指定地点集合，不得乱跑。敌团长一路小跑回到敌旅部传达红军的四项规定，很快又返回红十师师部报告，敌两位旅长表示完全接受。5月8日下午4时，受降仪式在苏家埠镇东红十师师部“新安会馆”前的广场举行。守敌排队扛着十支一捆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的规定，将枪支分类摆在地上。敌一三六旅少将旅长王藩庆、一三八旅少将旅长刘玉琳并列走在前面，率领据点内连以上军官按军阶迈着整齐步伐列队来到受降台，刘、王两旅长同时放下“中正”剑，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向王宏坤等红军将领敬礼，递上官兵花名册，表示愿意投降。王宏坤高声宣布：“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的部队，接受你们的受降！”随后，六安赤卫队把红军验收后的枪械送往红十师后勤部和五区苏维埃政府。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整个受降仪式正规、壮观，是红军时期唯一的受降仪式。

皖西党史人物

故乡的路

孙 军

我的心中有条故乡的路。那是条曲折蜿蜒的小土路，我站立在小路这头，母亲挥手在那头。

我的家在大别山深处的古碑镇宋河村。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小山村。门前有条河，一条小路顺着河通往乡镇，连接远方。依稀记得小时候，夕阳西下，金色的晚霞发出耀眼光芒，将大地照亮。幼小的我被母亲抱在怀里，像坐在云层上的天使一般，守在屋前小路一端。总能看到父亲从小路上急匆匆往家赶。到了跟前，父亲忙将双手往胸前衣服上抹了抹，急切地从母亲怀里接过我，一只手揽着，笑吟吟地，另一只手伸进随身携带手提包里变戏法似地掏出糖果来。那时的小路是甜蜜的，充满期待。

渐渐长大了，上学了。才见识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不留神，就可能摔倒。路两旁荆棘丛生，时常有虫蛇出没。每日清晨，母亲烧好饭，喊我和姐姐起床。遇上冬天，我赖床还要给我穿衣服。吃过饭，送我们俩。因要去生产队挣工分，顺着门前小路，翻一座山，直到看见学校，母亲便在小路拐弯处一块石头旁停下，看我们走到学校。晚上，再来到老地方接我们回家。天天如此。

遇见下雨天，母亲肩披塑料布，头戴斗笠，背起我，牵着姐姐去学校。特大暴雨时，小路成小河。母亲索性脱了鞋子，挽起裤管，走起路来脚底发出噗嗤噗嗤声。每次回到家，浑身湿透。小腿肚，脚趾间总有几条蚂蝗叮着，肚子浑圆，软软的，扯都扯不下，恶心死了。那时的小路是苦涩的难忘的。

记得有回四月天，放学早，路旁树林里樱桃成熟了，像一盏盏小红灯笼，让人垂涎三尺，我和姐便爬到树上摘樱桃吃。从一棵树挑大的吃到另一棵树，爬上爬下，许是吃太多，肚子不舒服，又爬累了，便和姐沉沉睡去。朦胧中，母亲打着火把，腰上还系着柴刀，站在面前。此时四周黑洞洞，山谷里不时传来动物叫声。天像个盖子扣在头顶，星星都躲起来了，黑黢黢的，我害怕极了。我趴在母亲肩头，姐姐牵着母亲衣襟，也许白天干活累了，母亲踉跄地深一脚浅一脚往家挪。额头上白天汗水留下的汗渍味沾着头发渗入鼻孔。小路两旁树木黑乎乎地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我使劲搂着母亲脖子，把脸贴向三十多岁就稍显弯曲的脊背。

后来村里集体出工，土路修得宽了些。路的两旁总有一些小野花。上高中那会儿，母亲常立在路旁，眼含希望地看着我走向学堂。山风拂过，母亲乌黑长发被轻轻托起，花儿摇曳，希望在闪光。

工作后我把家安在了城里。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样受攀爬山路之苦。我和妻踏踏实实工作，尽心竭力经营着小家。母亲和父亲依然在老家生活。偶尔接来住不上两天，母亲就担心老家的菜园里的菜啊，圈里的猪啊，牛啊，田里的庄稼等等。每次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回。

后来，村里修起了水泥路。走近村，远远看去，那条灰白色的路就像丝带在山间飘动。虽然只有三米三宽，但少去了泥泞不堪，下雨路滑之苦。路修好的那个春节我买了车，破天荒地把车开到自家门口。看着我从车后备箱里拿出年货，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直言政策好，日子好过了，日子好过了。那年春节，母亲放了很多烟花，还在门前水泥路上烧了好多纸，嘴里念念有词。

再后来，母亲生病去世。弟弟讲母亲病重期间总是透过老屋的门盯着水泥路。母亲在想什么呢？办完丧事，父亲随弟弟定居杭州，家便只是一座空宅子，我很少回去了。

这几年变化很大。今年清明回去给母亲上坟，发现原来山上的村民都搬迁下山住在整齐划一的集体农庄里。家家户户都是一幢三层半小洋楼，漂亮极了。山里也重新规划成风景旅游区。一条宽敞笔直四车道柏油马路穿村而过，连接远方都市。村里还通上新能源公交，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家家门前干净整洁，装上路灯，一到晚上，灯火辉煌。大都市的白领们周末自驾来山村度假放松，尽享碧水蓝天。

生活渐渐变好，对母亲的思念越发浓烈。如果母亲在世，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不知有多高兴呢。

作家龙应台说：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故乡是一条乡愁的小径。我站在这头，母亲在路的尽头。

初心不改

唐加加

建国七十载，悠悠践初心。2019年，亲爱的祖国70岁，敬爱的中国共产党98岁，而我的年龄，不大不小，正好花甲。

从泥泞中走来，一代代革命英雄和实践先锋用自己的热血助力祖国的发展，坚持不懈用自己的奋斗实现党的不断壮大。作为老党员，回首望，我还记得在煤油灯下满怀希冀写下的入党申请书，字迹工整、信念坚定；还记得在党旗下的宣誓，庄严神圣、回响耳畔。有的人说，婚姻是人一生中最神圣的事情，确实，婚姻是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牵绊在一起，而爱党爱国并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去，相比之下，不忘初心、爱国奉献断然是一项比婚姻更加神圣和珍贵的事情。

花甲古来稀，在当代社会却十分常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虽然背负着日渐衰老的身躯，但因为心中有红色的信念，我却认为自己活得倒是越来越年轻了。对比看来，现在不少年轻人，年纪不大，心态却是早已不年轻，其中缘由无非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儿子，作为预备党员，在此，我想对你说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怀着信仰，继续前行，你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份远比物质要丰富得多的精神财富。

回首望，岁月让你越来越成熟，而我也越来越老。转眼数十年，你已经从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长大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子汉了，作为花甲之年的老父亲，我虽然不能陪在你身边，伴你成长、陪你工作，但天气凉了，你在办公室拼命“码字”的时候，也请一定要多看看一直代我陪着你的儿媳妇，多和老婆说说话，多和孩子做游戏。我这一路蹒跚褴褛走过来，很多时候没有陪着你们，很多时候没有和你们沟通交流，甚至因为你一时的任性而想教训你，也总是手伸不了那么长——太远了。

本想事业有成，奈何碌碌一生，尽管没有找到照亮我这颗金子的年华岁月，但在这蹉跎路途中，至少我还有你们。很多时候，我知道我看起来太严肃了，但这恰恰是我想给你说的，作为一个男子汉，就是要当个外在的严父、内心的慈母。

25年前，你才两岁。那天夜里，月亮很亮也很凉，天上很静，大地很吵，有青蛙呱呱叫，有蟋蟀吱吱叫，当然，还有你在哇哇叫。看的不耐烦了，我盯着摔断了手的你，狠狠骂道：“该死的小子，成天就知道疯，现在正是遭了报应”，嘴上痛快了，心里却也更痛了，坐在一旁的木条凳上，一边骂你，一边安慰哭疯了的妈妈；一边痛着，一边盘算着托人找关系，让最好的医生来治好你。于是，后来，你的手好了。

孩子，说实话，我最喜欢骂你，但也最是喜欢你、最心疼你。还记得10年前，你读初二。有一天，你回家说，学校要交资料费400块，我一听，顿时火了，作为世代靠天吃饭、靠地过活的农村人，整整400块已经是几个月的总收成了，给了你两句，我便不再提，而你居然也怯怯懦懦的没有再说。但第二天，你记得吗？就是第二天，我跑到学校校门口足足等了6个钟头，终于和你班主任见了面，宽限了几天。要不是后来找亲戚东拼西凑，大概你早就辍学了。其中经过，你不知道，我也不想你知道，就默默的。我不说，你不问，让你开心快乐就好。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因为你们，我爱上了这个家，因为一颗红心，我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在亲身经历中才能真正感受历史的厚重，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切实领悟到党执政为民的真谛。作为一个家庭并不富裕的党员，其他群众在生活上有困难要全力帮助，在心理上有压力要及时疏导，正应了那句，有难处的地方就会有关爱，确实，每个人都可以为人民服务，但你我都很清楚，老百姓往往只是践行者，行为往往具有随意性和随机性，而党员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真正的带头人，但纵观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入党一事，多数只是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即便成功入了党，也是得过且过，对于履行共产党人的职责并没有真正花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思考。一颗红心、一脉相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荣耀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作为预备党员的你，也应该要有这样的觉悟和实际的行动。

孩子，我们是农村人，但也最是懂得农村人的不易，最是珍惜农村人的真情。现在，你读书毕业，成长了，成才了，也成家了，我很满意，你开心，我也幸福。所以，儿子，成了家，有了孩子，也请你保持着红心，怀揣着严父慈母的初心，把它作为家训，一直传下去。

国庆颂

韦 顺

往昔国祚衰退，内忧外患频繁。
近代三山压顶，黎民生灵涂炭。
五四运动兴起，共产宣言播传。
马列申江引路，谋划南湖红船。
紧握手中枪杆，八一南昌亮剑。
粉碎五次围剿，万里长征脱险。
工农武装割据，星火铁流燎原。
日寇铁蹄侵华，激起西安事变。
掌控大局谋划，促蒋全民抗战。
抗日获得胜利，重庆和平谈判。
双十协定签后，蒋帮挑起内战。
三大战役结束，蒋家王朝翻天。

一九四九盛会，新生中国华诞。
五星国旗飘扬，美朝战争复燃。
抗美援朝三载，赢得华夏平安。

举国百业待兴，道路曲折艰难。
谨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大干。
韬光养晦数载，两弹一星翀天。

纵观国际风云，改革开放应变。
顶层擘画国策，反腐肃贪领先。
举国创业创新，万众争先著鞭。
高铁磁浮加速，海水种稻新鲜。
国造航母试水，预警巡航海天。
北斗全球导航，网络全民速连。
神舟载人遨空，蛟龙深海探渊。
嫦娥飞奔蟾宫，量子又现新颜。
天眼远窥宇宙，航天即将设站。
科技硕果累累，奇迹霞飞满天。
港澳已经回归，企望台湾团圆。
黄钟凯歌高奏，耀我中华璀璨。